

扬州盐税历史文化丛书

主编：朱中良

扬州古代盐业盐运史述

徐顺荣 著

 广陵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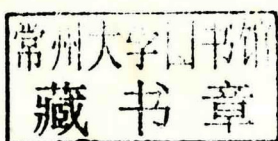


扬州盐税历史文化丛书

主编：朱中良

扬州古代盐业盐运史述

徐顺荣 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扬州古代盐业盐运史述 / 徐顺荣著.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7. 12

(扬州盐税历史文化丛书 / 朱中良主编)

ISBN 978-7-5554-0693-8

I. ①扬… II. ①徐… III. ①盐业史—研究—扬州—古代 IV. ①F42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3669号

丛 书 名 扬州盐税历史文化丛书

丛书主编 朱中良

书 名 扬州古代盐业盐运史述

著 者 徐顺荣

责任编辑 金 晶 王 丹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冈西路 9 号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693-8

定 价 42.00 元

《扬州盐税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朱中良

执行主编：赵庆文

委 员：尹家朋 李玉群

方 林 王长亮

『文化的魅力』

——《扬州盐税历史文化丛书》总序

中国有修史的传统，“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为政者之所以重视历史、探究历史，就在于知古鉴今、以史资政。从这个角度讲，扬州地税不畏其难、不厌其烦、不辞其苦，编纂出版《扬州盐税历史文化丛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已付梓的《中国历代盐税治税思想发展史话》《扬州盐业盐运盐税遗迹史考》《扬州古代盐诗文赏析》《扬州古代盐税机构与盐官制度变迁》《明清扬州盐官与扬州盐商》从不同角度给人以启发，值得一读。

扬州是一座有着 2500 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国务院在 1982 年公布的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漫长的 2500 年历史长河中，扬州繁华以盐盛，始于西汉吴王“煮海水为盐”的扬州（两淮）盐业生产经营，历经唐、明数代，不断发展壮大，至清代，遂成为扬州经济的支柱产业。清廷实行纲盐制，扬州为两淮盐区的中转中心，“东南三大政，曰漕，曰

盐，曰河。广陵本盐策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喉，实兼三者之难，其视江南北他郡尤雄剧”。盐业经济的兴盛带来了丰厚的税收，两淮之区“盐策之利，半天下租”。乾隆时，扬州所收“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使得扬州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当时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所言：“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扬州盐商利用两淮盐区的特殊有利条件，更利用朝廷所给特许专卖权利，发家致富。巨额资财一部分用于公益与文化教育事业，广交文人、兴办学校、刻书印经，推动了扬州文化事业的繁荣。历史上臻成的扬州盐文化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去探胜、研究和欣赏。

古城扬州我去过多次，一次比一次印象深刻。扬州的 2500 年绵绵历史和丰厚文化，前为古人生发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后为今人提供了研究探索的不尽课题。扬州地税工作者是幸运的，置身于如此的文化沃土，当有多少养料可供汲取，有多少果实可供采撷。扬州地税工作者是奋发的，扬州地税文化百花园的勃勃生机，欣欣向荣，是他们用勤劳的汗水浇灌而成的。

《扬州盐税历史文化丛书》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丛书抓住了扬州（两淮）盐税这条主线，对历史上扬

州（两淮）盐业、盐运、盐商、盐税、盐政机构和历代盐官制度以及对扬州现存有关盐税的历史遗存系统作了史考。同时对中国历代盐税治税思想发展、扬州历代盐诗文等作了较为客观系统的厘清与品鉴，形成了六个分册。将扬州（两淮）盐税的碎片连缀成时空衍变的轨迹，将人文的印迹叠化成一个城市发展乃至一个个朝代兴替的画卷与缩影。可以说，《扬州盐税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出版，既再现了扬州（两淮）盐税千百年的沉浮变迁，又唤起了对古老税种——盐税的追忆。同时，研究发掘、传承和汲取税收历史文化的精华，让我们当代税务人了解和重视先辈们所创造的盐税历史，并以此为镜、不辱使命，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精神，激发出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不竭动力。

岁月可以流逝，历史难以忘怀。我想，关于扬州盐税的历史记忆已镌刻在这套丛书里。

是为序。

江建平

（作者系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局长）

前 言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句虽是出自小说家的俗话，却俗得如此荡气回肠，如此让人遐想万千，心向往之。“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确，扬州城的魅力无与伦比，自古以来它都是华夏文明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东南的大地上，虽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却依旧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曾经有人说，一座城市的魅力不在于高楼耸立、车水马龙，而在于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当然，扬州的魅力并不仅仅于在二十四桥、春风十里，更在于其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了解一座城市必须了解这座城市背后千丝万缕的历史脉络，了解扬州也同样要了解扬州历史的起伏与风风雨雨。

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廊中，扬州不是万千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一处，却是独一无二的那一处，因为扬州是一座因盐而兴的城市。也许有人会说，因盐而兴的城市并不少见，为何扬州能一枝独秀？因为扬州就是如此，对盐总有那么一种难以割

舍的情怀、难以释怀且情有独钟的情感。“扬州繁华以盐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解扬州的历史当从了解扬州盐史开始，因为悠久的盐史繁衍了一座历史名城。

扬州的历史发展与盐业盐运史的发展息息相关，可以说古代的盐业盐运才是古老扬州的命脉。中国历史上盐的利用，最早可以追溯到神农时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记道：“古者夙沙初鹜海盐。”夙沙是临海而居、生活在山东半岛上的古老部落，和传说中的洪荒时期的炎帝部落有密切的联系，且大概在商、周之际，就在当地推广和普及煮盐。正因为如此，夙沙氏被后世尊崇为“盐宗”。位于古城扬州徐凝门南河下康山街 20 号的扬州盐宗庙是目前国内唯一保存完好的盐宗庙，扬州古代盐业盐运史的历史悠久，于此可见一斑。

扬州古代盐业盐运史载入史册当从汉代起。西汉初期，统治者吸取秦王朝灭亡的教训，为更好医治战争的创伤，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推行了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其中“弛山海之禁”就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政策，标志着管仲实行的“官山海”食盐官营政策被取消，官府不再承办食盐的生产运销，只负责征收盐税。另一方面，皇亲国戚、富商大贾则趁机“擅障山泽”，其中尤以吴王刘濞为甚。

据《史记·吴王濞传》记载，西汉吴王刘濞封王于吴国，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定国都于广陵

(今扬州)。吴王刘濞在此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冶铜铸钱、煮海为盐,以擅山海利。其时为公元前195年,扬州一时国富民饶,从此开创了扬州境内盐业生产的历史。同时,扬州盐运也始于此时。据《万历扬州府志》记载,吴王刘濞为专煮海之利,便于运盐水路的畅通,在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基础上开挖了邗沟支道,也就是扬州历史上第一条运盐河——茱萸沟。从此,广陵(扬州)随之繁华,成为“江东一都会”,扬州古代盐业盐运的发展也正式拉开历史序幕。

西汉武帝时,战乱频仍,国库空虚,豪强贵族争相兼并土地,民不聊生。为了扭转江河日下的汉王朝,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在汉侍中桑弘羊的建议下推行食盐专卖与铁器专卖的政策。从此,中国历史真正进入盐铁时代。盐的官营,大大削弱了豪强割据势力,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盐价上涨,私营、私贩趁机牟利,导致官盐滞销。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任大司农,稳定盐市,至汉武帝后期竟出现了“盐与五谷同价”的现象。

公元前87年,汉武帝逝世,8岁的刘弗陵继位,即后来的汉昭帝,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为了保证武帝与民休息的政策继续贯彻执行,霍光于始元六年(前81)二月以昭帝之名义下诏,举行盐铁会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以盐铁为主题的辩论大会。在此次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

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应该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会议结束后，御史大夫桑弘羊废除了酒榷官营，盐铁官营依旧。

直到东汉时，光武帝才废除食盐专卖之法，解私盐之禁，任由百姓煮盐，允许自由贩运，只有在产盐丰富的地区设官收税，盐税收入归于郡县。其时，淮河以南的盐产区有了进一步发展，因而在淮南设监卖盐官，而这时淮南产出的盐都经由邗沟运至扬州分销。汉章帝元和元年（84）再度对盐实行官营。东汉最后一百多年间对盐业又改专卖制为征税制，并于广陵等地设监卖机构，负责监治盐务及销盐事宜。

三国时期，官府对盐的管理多趋专卖，东吴在建邺（今南京）设司盐校尉、司盐都尉管理盐政。两晋、南北朝仍沿袭此制。西晋永嘉之乱后，朝廷在今扬州、镇江等地侨置州县以管理渡江过淮的移民。因此，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今天的扬州属于一个侨置州——南兖州，此地百姓从事食盐生产者甚众。史载南兖州官府运盐的船只往来穿梭、数以千计，扬州的盐产量随着海边滩涂陆地的扩大也在不断增加。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封建政权更迭频仍，扬州及两淮地区屡遭战乱，盐政、盐制也不断变化，但因人们生活需要和国家对盐业的重视，盐业经济

仍能曲折地向前发展。

北周大定元年（581）二月，北周王室外戚杨坚夺取宇文氏政权，登上皇位，建立隋朝，并定都长安。开国之初的隋王朝，依照前朝制度，禁止百姓私制食盐，盐业完全由官府垄断。但从开皇三年（583）起，官府便放开盐禁，任由百姓取卤煮盐，政府也不征收盐税，一时国泰民安。此值隋朝开国初年，扬州继续称吴洲，开皇九年改称扬州，大业三年（607）扬州改称江都郡。开皇十年，时任晋王、进封太尉的杨广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统管江淮四十四州军事，直到开皇十九年才离开江都回到长安。

担任扬州总管十年间，杨广也借机迅速而积极地储备了实现其争夺皇位所需的物力与财力。与西汉吴王刘濞非常相似的是，刘濞因“开山铸钱，煮海为盐”而富国强兵，当时任扬州总管的杨广也因铸钱等原因发达，虽然史籍中没有记录当时他是否利用海盐而致富，但后来大运河的开挖却促进了扬州盐业的迅速发展。

说到大运河，人们“尽道隋亡为此河”，可是“至今千里赖通波”，的确，“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大运河的开通，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等一条条孤立的水系，方便了南北通商、货物往来，从而促进了当时乃至之后千年南北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扬州因此成为包

括盐运、漕运和其他水运在内的运输枢纽、转运中心，扬州盐业也逐步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

隋朝存在的时间仅仅只有 38 年，所以关于当时的盐业记录很少能被发现，我们也许不能举例说出当时扬州及两淮地区盐产量、盐税的具体数字，但是依然可以推断出，当时在扬州、盐城等地的海盐生产，依然可以保持甚至超过魏晋南北朝时期。

继隋代之后，唐代的扬州盐业因扬州成为淮南道治所行政权力增加、地域范围扩大、地理位置特殊、交通运输优势等而继续繁盛，并随着盐法制度的变革，越来越彰显其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

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唐代时期的扬州逐步成为江南第一大都会，乃至“天下之盛，扬为首”，此时扬州城的繁华与扬州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江淮转运使裴耀卿“置输场、盐仓，以受淮盐”，在扬州设转运院专门运销淮南道扬州、楚州等盐场生产的食盐。唐代建立后的百余年，盐政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对隋朝无税制的继承，直到爆发安史之乱。为了满足安史之乱平叛之需，唐肃宗于乾元元年（758）任命第五琦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使，这是盐铁置使之始。特别是肃宗乾元三年（760）刘晏任盐铁使之后，对盐法进行改革，将官运官销部分改为商运商销，使盐利成为唐朝除两税外的最大收入，扬州也

因此成为盐商汇集、盐监众多、盐船密集的运销中心。

建中元年（780），刘晏蒙冤被杀，盐法制度日益紊乱，官府大幅度提高食盐价格，盐商投机，不断提价谋利而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最终导致了一发不可收的局面。晚唐时期，政局动荡、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包括扬州盐业在内的唐代经济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甚至于连皇帝的敕文、诏书中都不时直接提及相关情况。为了确保盐税收入，唐朝直至五代十国时期所立法规，从严从繁，对于贩卖私盐者动辄判以重刑乃至极刑。但是，严刑峻法非但不能杜绝私盐，反倒激起盐梟、劫盗的强烈抗争。扬州当时也成为不法盐商、私盐贩子与唐朝政府进行较量的重要场所。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再次进入了大分裂时期，史称五代十国时期。整个五代十国时期，扬州绝大多数地域属于吴、南唐、后周之地，而两淮之产盐区也一直大多属于南唐，由政府直接控制盐业的制度一直没有改变。

有宋一代，制盐工艺不断改进，加之相应政策的实施和机构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了扬州盐业的发展。在扬州管辖的两淮产盐区，大多采用“官监民制”。在官府的监督之下，扬州盐业蓬勃发展，在宋代一跃成为盐运的主要集散地，一度到了“东南

盐利，视天下为最厚”的程度。

但由于接连不断的宋金战争，宋王朝势力逐渐衰弱，以致宋室南迁。当时，以扬州为集散中心的淮盐继续成为南宋经济的主要支撑。但是随着南宋王朝的逐渐没落，扬州盐业也逐渐萧条，扬州城也屡遭浩劫。元军入侵，扬州保卫战失败，扬州城哀鸿遍野，盐业经济再度迅速衰败。

元灭宋后，朝廷非常重视盐业。这时食盐运输单独析出并设立专门机构。至元十一年（1274），将提举淮盐使司更名为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盐利大增。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杨维桢也感慨道：“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但是政府为了实行食盐专卖，制定了严酷的法令，盐利归于朝廷，盐民生存现状堪忧，终于酿成了两淮盐贩张士诚威震江浙的元末盐民起义。加之其他地区的盐民及农民起义，元朝统治不久便宣告覆灭，故史家称“元朝亡于盐政之乱”。

明代扬州盐业无论从盐的生产技术、产量、质量，还是从其在全国盐业中所处地位，在政府税收中所占比例，以及盐政措施都不同于前代，并有较大变革、长足发展。特别是明代“开中法”“纲运法”的相继实施，使得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成为牵动明朝政府经济、政治、国防安全的纽带。明代两淮地区每年的产盐总量多达 1.5 亿斤，约占当时全国产盐总额的十分之三。明代中后期，实施“纲

运法”这一制度，官督商销，进一步加强了扬州盐商对盐业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扬州盐业发展。随着明王朝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皇室、宦官、贵族、官僚也纷纷染指盐业，扰乱了盐业的正常运转。不过明代扬州盐业的彻底崩塌，是因为清军攻入扬州，公然屠城，造成“扬州十日”的悲剧，扬州盐业也在战火灰飞烟灭。

到了清代，由于扬州在两淮盐业中的特殊地位，清政府开始对两淮盐业实施整顿，并沿袭明代旧制在扬州设立两淮巡盐御史，旨在加强盐政管理，迅速恢复扬州盐业。为了两淮盐业的发展，清政府对两淮之盐的产、供、销等环节各个方面，采取有利措施并予以政策保护。自康熙时期起，两淮盐业逐步迈入鼎盛时期，两淮盐场尤其是淮北盐场产量大增，经由扬州的盐运销量极大，扬州盐商富可敌国。雍正、乾隆时期，扬州盐业继续发展，使得“两淮盐课甲天下”。

但到了嘉庆、道光之际，两淮盐务弊端日趋严重，积重难返，引发了陶澍“废纲为票”的“票盐制”改革。此次改革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损害了贪官污吏与盐商大贾的利益，引发了他们对陶澍的疯狂攻击。不少人认为改纲为票是导致扬州盐商衰败的主要原因，其实真正原因还在于盐商自身的局限性（比如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扬州盐商在盛极之后慢慢衰落。

清代末年，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农民起义，扬州盐业也垂死挣扎。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任两淮盐政时，重新实施纲盐法，期待振兴盐业，但两淮盐弊积重难返，无力回天。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扬州盐业日渐凋零，扬州盐业史也匆匆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

纵观千年扬州盐业发展史，我们会忍不住地感慨万千。扬州这座因盐而兴、因盐而衰的城市经历了千年的风风雨雨，而今仍屹立在东南一带，岿然不动。漫步在扬州的大街小巷，仔细品味一下历史的气息，你也许仿佛闻到扬州的空气里有那么一丝咸味，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感官感受，而是千百年来扬州盐业史积淀的产物。“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的脚步悄无声息地走过一段段年华，历史的脚印也悄无声息地印在扬州的每一个角落，而我们却熟视无睹。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对未来充满困惑，因为我们经常迷失过往。本书的目的是唤起人们对这一段沧桑历史的回顾，企盼人们从这段历史中能够汲取经验与教训，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本书的最终目的，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读者若能明晰作者的这一份良苦用心，幸甚至哉，幸甚至哉……

2016年4月22日